

巧姐姐 子姑姑

王 鹤

二零一六年的五月二十号，九十多岁的奶奶摔了一跤后，去世了。巧姐姐从十几里外的横路村一路哭过来，一声奶奶一声娘，路人见之，无不为之动容。

被我称为巧姐姐的这位姐姐，是我爷爷奶奶收养的孤儿，她八个月就失去了爹娘。巧姐姐的父亲原名王桃生，后改名，跟一位将军同名，跟我爷爷一起参加过新四军。我爷爷当时是新四军皖江游击队副大队长，在一次跟国民党队伍的遭遇战中，游击队遭受重创，王桃生



王鹤，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宿松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散文、古诗词、新诗等百万余字，出版有散文集《心荷素笺》



恋爱自然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件事。1985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就谈起了恋爱。恋爱时经历的一些事，往往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在宿松县供电局上班，女朋友在二轻印刷厂上班。二轻印刷厂在县城西边老街，供电局在县城东边新街，相距一公里，中间隔着一个菜市场和一个城中水塘。那时候没有路灯，夜晚基本上是黑咕隆咚的。菜市场那段路的路面上总有些菜皮菜叶，或死鱼烂骨头之类的垃圾，很不好走，容易滑倒。

家里没有电话。我一般吃过晚饭，便去约她出来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无非就是看看电影，或者坐在家里聊聊天。其实，两心相悦，就是坐坐，也是一种幸福，也有一种满足。我俩只要是看电影或在我房间聊天，我必送她回去，一怕天黑，路上不安全，二怕她在菜市场那段路滑倒受伤。每次送她回去时，总要路过工行喜迎门储蓄所，那门口有一对年轻夫妻卖“清汤”。

那个冬天晚上十点左右，街上人影稀疏，夜风吹着飘零的树叶，在路面上呼呼啦啦地奔跑，我们相拥着，但仍觉得冷飕飕的。我提议去吃一碗热“清汤”。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

死里逃生却没有回家，说是介意他老婆我巧姐姐的娘在宿松佐坝王祥下湾一大户人家做奶娘，毅然决然再次跑出去当兵。巧姐姐的娘听说后，心内一急，当场喷出一口鲜血，之后日夜忧闷，积郁成疾，不多时日就辞世了，还在襁褓里八个月大的巧姐姐成了孤儿。我奶奶看见襁褓中的小人儿，心酸不已，把她抱回了家，一口米汤一口红薯养着，居然养得胖乎乎的，以至于小时候的巧姐姐有个绰号叫“红胖子”。

至于巧姐姐父亲后来到底怎样，除了他自己，谁也说不清。只是巧姐姐五六岁时，有个骑高头大马的人曾经来过，要带她走，巧姐姐哭着喊着不愿意，那人只得调转马头急匆匆地走了。巧姐姐后来只记得当时有个当兵的抱她上马，她吓得又踢又叫，旁边同屋场的大人亲眼目睹，也吓懵了，呆呆地看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把她抱上马又放下来……之后关于她父亲的消息几乎断了。

说几乎，是因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屋场人听说北京有个大人物专门托人来打听过一次，虽然年岁相符，长得也像，但人家不承认自己是从安徽逃到湖南的，而且又有了家庭，并生儿育女了……这应该是回信人自己的臆断，后来大家就再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小时候孤苦无依的巧姐姐被我爷爷奶奶收养后，长到十来岁时已十分乖巧懂事。龙湖岸边有户孟姓

人家要收养她去做童养媳，爷爷奶奶舍不得，怎奈那户人家一再求，并保证不会亏待她。爷爷奶奶打听到那户人家家境殷实又是独子，才把巧姐姐给了他们。后来那户人家真的履行了当初的承诺，名义上是童养媳，实际上却是把她当女儿一样养。那段时光巧姐姐过得很幸福，我们家无论大人小孩去他们家，一律被待以上宾。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去巧姐姐家，因为每次去，都有香喷喷的大碗米饭吃，还有一大碗瘦肉汤，底下卧着好几个荷包蛋，外加很多细细白白的银鱼，每次我都吃撑到吃不下。

巧姐姐跟万姐夫（姐夫大名孟万和，我们叫他万姐夫）婚后育有两女一男，两个女儿长大后对他们老两口非常孝顺。巧姐姐儿子大名孟全正，小时候几乎就养在我们家。大学毕业后在佐坝中学教书，跟我同一年毕业，并做过同事，工作后照样一声声喊比他年纪小些的我作姨娘。后来谈了女友，去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倒也夫妻和美，曾育有一女一男，只可惜男孩十二岁时出车祸死了。巧姐姐儿子因此患上抑郁症，后从楼顶摔下，也走了。自此之后，我的巧姐姐就像一棵失了心魂的枯树，再也不见活色，一日日萎了下去。今时的她，已是痴痴傻傻，难经人事了……

奶奶收养的另一个孤儿，是子姑姑。提起子姑姑，奶奶总一口一个“子佬”，满脸菊花盛开。子姑姑

长大后嫁到三里外的高破屋，接连生了四男二女，过得很是安顺和美。婆家人对她呵护有加，孩子们长大也个个有出息。至今，老表们常常在年节时来看望他们的舅舅——我的父亲。虽说不是亲舅舅，却对我父亲异常敬重，我们也待他们如亲滴滴的老表。

子姑姑也是从小失去双亲，只有一对远房的叔叔婶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老两口无儿无女，那时年纪已大几乎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奶奶看年幼的子姑姑可怜，常常暗中接济并细心照料。子姑姑出嫁后，感念奶奶的恩情，也把我们家当娘家走动起来。如今子姑姑已去世多年，两家还浓稠地走动着。子姑姑家的老表们，只要我们家有事，总是第一个冲在前，亲力亲为，甚至比自家的事还上心。我哥哥家两次建房子，都是二表哥三表哥亲自设计亲手建造的，并精打细算，把房子建得又结实又划算，还不失美观。

是的，很多东西，都是有根的，包括善良，包括爱。

只是，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奇事罕事孽事那么赶巧呢——骑摩托撞死我巧姐姐孙子的，恰好是我子姑姑的孙子，两家离得那么远，偏偏就在一个孩子放学后从城里骑摩托拼命往回赶时，遇上这个孩子放学后坐他爸爸同事的摩托车回城……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非常难过。

宿松“清汤”

方长松

我总感觉，他们作为一对夫妻，是很不相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慢慢明白了。那个时候，农村很穷，农村人总想脱离农村，到县城来生活。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纷纷往城里嫁，城里再丑的男人，也不愁找不到老婆。其实，像“日本佬”这样的男人，也是农村人，只不过县城扩大，把他划进了城里，沾了地域和政策的光。

在那个荒凉的年代，一碗清汤温暖了我们的爱情。随着吃清汤次数的增多，清汤的香味变成了我们爱情的甜蜜，稳固了我们爱情的根基。我们从冬天吃到第二年的春天，又从夏天吃到了秋天，我们的爱情也经历了萧瑟的冬天、欣欣向荣的春天、火热炽烈的夏天，最后到了丰盈收割的秋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结婚的大喜之日。

弹手一挥间，三十八年在风雨中逝去，我已退休。每次经过工行喜迎门储蓄所那个地方，我总要望望，总忘不了那个温馨的地方，总想看看当年那对卖清汤的夫妻，可是人影不知何处去，再也见不到那

对卖清汤的人了。这没有关系，不妨碍我想起那鲜美的清汤，想起我们的爱情，想起那荒凉而温暖的年代。在那荒凉的年代，有了那一碗清汤，足够温暖我们一辈子。



方长松，男，宿松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电力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散文集《漫读岁月》、中篇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和诗歌集《并不孤独》